

一辆敞篷跑车偷出中国末代皇帝



胡平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本书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站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上期回顾]

“皇姑屯炸车案”的幕后主要策划者,是土肥原贤二。“炸车案”后,他被调回本土,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30年1月,又被调回东北,任关东军司令部副兼奉天特务机关长。“9·18”事变之前,土肥原贤二指挥日籍间谍多次制造事端,从社会舆论上为日军侵华做好准备。

历史纪实

“9·18”事变之后的土肥原,再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了,他一跃而成为全满洲最有权势的铁腕人物。他在沈阳建立了著名的奉天特务机关,这是一个设立于关东军司令部之外的正式军事机构,控制并负责督导全满洲情报活动。此外,他可能还是当时日本侵华陆军中可以排在最重量级的三个人物之一,其他两个人是关东军司令官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次长板垣征四郎。

“9·18”事变过后,不到两个月,土肥原的身影出现在天津。

在军部,关于如何建立满洲政权问题,召开过多次高层会议。与会者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独立国,有的主张干脆建立殖民地政权,由日本派总督统治。唯独土肥原贤二力主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国”,扶植清朝末帝溥仪充当它的首脑,这样既便于为剪去辫子还不到二十年的中国人所接受,在西方列强面前也能说得花好月圆……

军部最后决定采纳土肥原的意见,并决定派他前往天津,去说服当时正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溥仪。在溥仪面前,土肥原一描绘在满洲黑油油的土地上,将要出现的种种新生活、新风景,至于如何离开天津到达东北,一切他自有安排。土肥原的承诺,还有携带来的一笔巨款——这未来与现实的夹击,精神与金钱的结合,让溥仪那颗对重登皇位已不抱什么指望的心,又水淋淋地蹦跶起来。溥仪唯一的顾忌,是一些清朝遗老持反对态度,他不能坐上“新

京”的金銮殿后,殿下除了几个日本人,光秃秃的,只有几只鸟儿在躲穿堂风……

几天后,溥仪收到一筐水果,其中埋着两颗炸弹。炸弹送日本人检验后,称是由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此后,各种恐吓信也不断寄到溥仪居住的静园,其中一封说:“如果你不离开天津,当心你的脑袋。”接着,日本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向溥仪进言:“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点动身为好”……

自然要顾脑袋,而且这脑袋也一下豁然开朗了——有了骨头还愁不来狗咬,自己坐了金銮殿,怎会没有众臣拥而三叩九拜?不过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这条蹦跶着的鱼,决意赶快下水了……

土肥原却遇上了麻烦。建立“满洲国”计划是军部制定的,尚未得到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务省的同意。若想借溥仪接出日租界,警察署必定要阻挠。此外,天津的中国报纸已经报道土肥原一行到津的消息,中国方面正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溥仪接出来,肯定不可能了。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指使一批汉奸和当地青帮分子,在天津市内袭击中国警察局保安队,又对日租界进行骚扰。中国军警和日租界警察忙于弹压,前后达三日之久。日本驻屯军趁军用装甲车将静园包围起来,断绝了它与中国管辖区的交通。11日,土肥原开始最后的行动。溥仪事后回忆道:“后来还是祁继忠(受溥仪宠爱的随侍,实为日本特务)想了个办法,那就是把我藏进一

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面,然后,从随侍里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离开天津后,溥仪被带上了一艘停泊在大沽口的日本汽艇上,先驶往营口,然后,由营口换乘日本军车,驶往旅顺住进大和旅馆,偷接的谋略计划得以成功实现。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以“大同”为年号,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3月9日,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两年后,“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充“皇帝”,年号改为“康德”。至此,日本军部拼凑伪满洲国的计划全部完成,这即为日本在版图上肢解中国的第一步骤。

土肥原为此立下了头功,胸前又多了“金鹗”勋章、“旭日双辉”勋章。

此后,他奉命去北平设立“土肥原机关”,执行分割华北的谋略任务,很快拉扯起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殷汝耕为首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何要加上“临时”两字?这便是日本人眼里,这两个傀儡政府远不够分量。土肥原的终极计划是,北方邀已下野的直系头目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寓居沪上的唐绍仪为对象。倘若以袁、唐两人领衔联合政府,大抵能够号令天下,云集影从……

这是土肥原一生中得意、最风光的日子,他觉得自己可以是超级提线木偶大师,大半个中国都将成为他脚下的舞台。在帝国陆军里,他有

了“东方劳伦斯”之称。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也称“阿拉伯的劳伦斯”。因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情报官的角色而出名。其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使英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顺利接管阿拉伯世界的统治权,许多英国人视其为英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之一。

然而,“东方劳伦斯”却光电泡影,终成憾事。首要一件,为了联系唐绍仪,土肥原移驾上海虹口公园北侧一幢命名为重光堂的小楼内。在几度秘密接触后,对方半推半就,欲拒还迎,搬到静安寺路上一幢幽静的洋房里,开始草拟联合政府的计划。就在这节骨眼上,唐绍仪在自己住宅里暴毙而亡。南方唐绍仪一死,土肥原立即去北方。他三度驱车拜访北平东城的什锦花园,主人吴佩孚一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状,满口忽而孔孟,忽而老庄,不时论鬼神,谈扶乩,让来人面面相觑……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要员屡屡登门的消息传出后,日子正过得清寒的一些昔日僚属,心中跃跃欲试,也纷纷来拜谒和送礼,吴佩孚仍是一脸茫然漠然,对眼下时局与个人出路问题绝口不提。唯有吴佩孚的夫人张氏,不问什么人什么事,只要是送礼送钱的,她一律笑纳。如此一段时间后,吴佩孚患了牙疾,经过日本医生诊治,终因败血症不治身亡……

未能劝说吴佩孚出山,被土肥原视为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挫折。

没有多久,上海名为重光堂的小楼里便有了新主人——

影佐祯昭大佐。不久前,他刚在东京列席了一次御前大臣会议,会上他宣读了自己起草、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同意的《支那事变处理纲要》,该《纲要》作为日本政府基本方针在会上获得通过。这个文件已经透露出,为防止苏联进攻日本,有在年内结束“日华事变”的打算;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抗日战场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显得越来越分散和不足,已无力再实行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了。日本打算调整其侵华政策,即由过去“速战速决”、“武力征服”的政策,改为在经济上实行掠夺中国资源的“以战养战”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扶植伪政权的“以华制华”政策。

影佐祯昭到上海后,分别设立“兰机关”和“梅机关”,前者针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活动,后者,则针对汪精卫进行策反活动。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梅机关”主要成员影佐祯昭、犬养健的奔走、拉拢下,几个月后,日本人便钓上了一条更大的鱼——汪精卫。

土肥原的憾事里,大概还有一件:他从天津带走溥仪后,婉容将好端端的静园搅得鸡飞狗跳,周天寒彻,像是个歇斯底里症患者。溥仪获知后,对“满洲国”改“满洲帝国”的计划心有余悸,态度也变得延宕起来。这个真把自己当成了一盘菜的家伙,居然向军部提出:倘若新帝登基,没有皇后娘娘凤冠霞帔在侧,这是万万不合皇家大统的……

于是,“二战”前的日本在华情报活动中,一个常常被提及的人物——川岛芳子,浮出了水面。

深夜飞来 40 万横财露出期市凶险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 and 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吴宏很快就为林峰的账户赚了近2000万,林峰给了吴宏100万元的佣金。之后,林峰正式请吴宏为他操盘。在吴宏身上,林峰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当年,他南下深圳,走投无路之时,一个叫韩冰的女子为他打开了一条生路。多年后,林峰才知道韩冰居然是韩洁的姐姐。

都市情感

聊天时,林峰简要把他到南方期货的经历讲给何平听。

“哦!原来你的贵人是韩总啊!”何平说着睁大了眼睛,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韩总?”林峰惊愕道。“是啊!难道你不知道?韩总是南方期货的副总经理啊!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才来南方期货公司半年,就连升三级,她的职位是我们这些人梦寐以求的肥缺!”何平似乎是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道。

“那秦总和她?”林峰突然一腔好奇心,像刚掀开瓶盖的汽水,□□地直往上冒。“他们啊,据说一次秦总被我们老总带来坐坐,在前台一眼见到年轻貌美的韩总,便魂不附体地缠上她。在这之后,秦总就在我们公司开了账户,他的资金大啊,为了保住他这个客户,我们老总也就借花献佛破格提拔了韩总。”

此后,秦雄傲慢的态度,明显地让林峰感到,他在他眼里不过是条摇尾乞怜的狗。秦雄每一次需要下单时都是故意用一种睥睨的目光向他扫上一眼,看看盘面,很少会说上只言片语,好像他是没有生命的木头似的。秦雄赚钱的时候,则会胡乱数几张钞票,扔在林峰桌子上,那态度就像把几块骨头扔给一只癞皮狗,而如果秦雄亏钱了,他就会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对林峰破口大骂。

那是一个月亮很圆、很大、如大玉盘般,群星璀璨、争相眨着眼睛的夜晚。凌晨2点多,看着模拟外汇交易的账户资金仍然在不断增值,林峰满意地关了电脑,心想如果是

真的资金该多好!关了电脑的林峰突然觉得饥肠辘辘,于是下了楼。

林峰需要穿越一段正在施工整修的道路才能买到熟食。由于这里曾是一座园林,因此树木丛生。林峰刚拐过弯来,突然窜出一个瘦黑影,黑暗中两个身体相撞,林峰趔趄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发火,那个瘦黑影已经气喘吁吁地提着他皮箱飞快地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因为太过惊恐,瘦黑影飞奔时又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脚,那人也不顾疼痛,继续奔跑着,只是手中的皮箱掉了下来,“瘦黑影”正准备捡掉在树丛中的皮箱时,忽然一道亮光闪来,开来一辆白色的凌志轿车,林峰本能地躲在一个大树后,白色的凌志轿车很快拦住了惊慌失措狂奔的瘦黑影,很快从车上跳下来一高一矮两个胖子。只见高胖男人上前一把扭住那人。大吼道:“不把胶合板拉起来就想跑?你不想要命了,是不是,击鼓传花想传到我们头上啊,我们赖老大可不是花魁!”

“大哥饶命,我不敢了!”“回去和赖老大交代去!”矮胖男人不由分说像拎小鸡一般把瘦黑影扔到了汽车后面。白色凌志轿车劫持了人,没有做片刻停留,便立刻消失在夜里。

林峰的心直跳,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凌志轿车走了十几分钟后紧张地向前走了几步,低头摸索着,找到了那个黑皮箱。林峰没有去买熟食,他忐忑不安地提起黑皮箱往自己租住的小屋跑去。令林峰没有想到的是那只黑皮箱里

居然躺着整整四十万。

第二天林峰依然早早地穿过南方期货的营业大厅,依然和何平笑呵呵地打招呼,依然不动声色地为秦雄报单。那天期货市场阴沉沉的,上海胶合板、电解铜、苏州的线材放眼望去,都是绿绿的一片。说也奇怪,那天一向不来期货公司的秦雄也在林峰刚刚打开电脑不到半分钟就匆匆进了门,没说一句话直接到了里面的套间:一个比秦雄还魁梧,面色发青的男子低着头紧随其后。那人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大约三十出头,留着大背头,一张棱角分明的大方脸,高鼻梁,表情异常严肃。青脸男子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我们空的胶合板,赖云龙似乎有所察觉,昨天贾常青一边让赖云龙买,他自己却兑现平仓,出金要跑,赖云龙带人抓到了要跑的贾常青,你估计这会儿把我们全都卖了。”

秦雄大声喊道:“下强,城狐社鼠你懂不懂?贾常青贪得无厌,他亏5000万是他咎由自取,我没有把他当鱼饵,他该亏那个钱,你私自去找他,让他的多单出逃,泄露我的操作动向,他的单子出来了,但下家赖云龙买了他的单,现在成了我和赖云龙过不去!”由于两个男子说话声如洪钟,开头的几句林峰隐约听到一些。随着里面大门的关闭,他便什么都听不到了。

林峰回过神后开始看着盘面,短短一周时间,上海胶合板已经从70元跌到了38元,成交量还在不断放大,似乎没有任何止跌的征兆,昨天何平和他说话现在在印尼进口胶

合板批发价格是43-44元。觉得应该没理由再这样跌下去了,难道他所做的账户里的500手空单只是秦雄庞大资金河流里的一滴水?

林峰正在迷惑,一个前额套着一件仿佛是不锈钢东西的瘦黑影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林峰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昨天那个被挟持的人吗?只见他踉踉跄跄地扑进里间,一边双膝跪地,一边号啕道:“秦总,这次您一定要救我啊。我不期望您能把胶合板拉上去,只希望您借我点跑路的钱,现在如果没有钱,我的命就没了。”

“钱?你还敢和秦总要钱,我把你当兄弟,把消息告诉你,你独善其身就可以了,还想拉个垫背的,拉的还是赖云龙,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现在我帮你不就是告诉他赖云龙,我们和你一起合伙要害他吗?你给我滚!”下强直接把贾常青拖出门外。

那一夜,深圳下了很大的雨,从天际透迤而来的黑云遮住了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清晨,天气依然不是太好,要下雨的样子。林峰的心情也像天空的云一样,有些沉重。沉重感并没有使他窒息,呼吸依旧顺畅。林峰回味着这难得的顺畅,源自这四十万的不易之财终于安安全全地成了他林峰的私有财产了,因为今天他看到深圳特区报上赫然刊登着一条消息:大意是说合达贸易公司掌门人贾常青深夜坠楼,经检察机关调查,此人因违规炒做期货,不堪忍受一无所有之苦选择轻生,现在正在抢救中,医生估计他后半生可

能瘫痪……

林峰一路夹着报纸,心中五味杂陈,在南方期货的门口碰到了似乎是专门在等他的交易部经理何平,何平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一把拉住林峰,“看报了没?昨天进你们那屋的‘钢盔’头,今天就瘫了。”林峰脑子里一片空白地“嗯”了一声。何平显然非常兴奋,他并没有留意到林峰尴尬的表情,依然自顾自地说道:“你知不知道这个贾常青那天是怎样摆了赖老大一刀的吗?我看他是狗急跳墙,脑子进水了!赖云龙,那能惹得起吗?典型一活阎王!”

“赖云龙是活阎王?怎么说?”林峰反问道。何平从衣兜里摸出一盒中华,递给林峰一支,嘿嘿一笑说:“是啊,这赖云龙是深圳有名的富豪之一,早年他参与走私,一下子就发了起来。后来房地产开始风生水起,他便开始投资房地产,他的力鑫房地产公司在深圳房地产行业小有名气。由于他产业大,天性好赌,为人也豪爽,所以黑白两道他都吃得开,平时他家里还养了一堆保镖,所以做投资的没有几个人敢惹他的。”

林峰望着何平一张一合的嘴唇,身上如同针刺般,他将眉毛皱了起来,而后又平静下来,他很清楚对他而言,赖云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贾常青认出了他,但现在看来似乎概率为零。他突然觉得自己身上涌动的最后一滴热血逐渐变冷。人原来是如此的悲哀,生活原来是如此的残酷。

那年的林峰25岁,他也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的苍老。